

猫

云和二中710班 马静优

清风吹过白色纱窗，却吹不散我心中的余温，许多人与事离我而去，而不变的是它，是那些它与我的故事，藏在时光的褶皱里，悄悄捂热我的心……

它是一只猫，它并不好看，圆滚滚的身子，短短的四肢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，它睡觉时会缩成一个团，像一个露了馅儿的汤圆，我并不喜欢它，半夜会不停地叫，吵得一家人无法休息。

我和它的交集并不算多，而我们真正开始认识彼此，是在那一个平静的傍晚。站在家门口，我心中还堵着那一张写着“87”的红色分数试卷，让我的心情犹如被一块千斤巨石压着，沉重极了。刚走进家门就看见客厅的一副惨状——地上躺着碎成一片的玻璃杯，那是我比赛获得的一个杯子，我的心情更差了，似那本就阴着的天，又下起了雨。这时，一个小球滚过，接着我的眼前飞快地从桌子上跳过去一只猫。我的愤怒盖过了所有情绪，惊讶，委屈，后悔……如同一团乱麻般交织在一起——是猫！一定是猫！我把它叫到面前来，它慢悠悠地走过来，神情悠然，好像还没有玩够。接着，它蹲坐在我的前面，摆出一副无辜的伪态，用那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我，好似在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但是，我从它的眼睛中读出了“邪恶”，泪水夺眶而出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把水杯……”我的鸣咽还没有停下，一声喵——打断了我，火气如同凶狠的野兽向我席卷而来，将我淹没、吞噬……

那时的我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身旁的扫把成了“出气筒”。我一把抓起它，用扫把用力地打在我的身上，沉默中，伴随着一声“喵——”的惨叫，它迈着发颤的脚步向门口挪去。我甚至追了上去，这更增加了它的速度，直至它钻进山中，我才停下脚步。太阳悬在天边，天上的白云静静飘荡，溪水缓缓流过我的心田……

我走回家中，看见弟弟在用扫把把玻璃扫出家门，他一见我就停下了脚步，低着头说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的水杯……”他越说越小声，直到我看不见……我明白了这一切。

我再一次冲出家门，天空中的鸟儿仿佛在嘲笑我的无理，溪水也换了一副面孔，好似在悄悄低语我“罪行”……但我抛开了一切，我的脑海浮现我与它的点点滴滴，每一次都是我，而它却……那点点滴滴的一切化为一个念头，那个念头从没有那么强烈过，找到它！

不久后，我在溪边找到了它，它正在用自己的舌头一下一下舔着被我用扫把打过的地方……我的后悔、担心、愧疚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化为满心的欢喜。

白色的纱窗被落日余晖染上了一片暖黄色，一猫一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他们向着太阳的方向，向家的方向走去……

念

云和二中710班 钟梦瑶

我的爱犬去了一个极远的地方，远到要等我走完这一生，才能再次与它重逢。我爱它，念它，总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着它……

松枝凝着薄凉，竹径浸着清幽，风穿过竹叶的缝隙，筛下细碎的光影，落在湿漉漉的泥土上，晕开浅浅的痕迹。我的小狗就爱在这清冷的小径里撒欢：先是弓着身子在湿润的泥土里打个滚，浑身裹上一层浅浅的泥色，像裹了件土黄色的小外套；接着又盯上新抽的嫩笋，踮着脚尖扑咬“格斗”，小爪子抓得笋壳沙沙响，嘴里还发出“呜呜”的轻叫；玩累了便趴在竹根旁，伸出粉嫩的舌头呼哧呼哧喘气，圆溜溜的眼睛还不忘瞟着周围的动静，待歌够了，就摇着毛茸茸的尾巴，踩着饭点一溜烟回家。

“呜呜——”一阵软乎乎的叫声从桌底钻出，我探头向下望，一只浑身裹着泥点的小狗正仰头看着我。还没等我反应，它就已经把前爪搭在了我的膝头，那双蓝宝石似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粉嫩的小舌头一吐一收。直到这时，我才认出这是我家的小泥团”。

我放下木筷，伸手揉它的脑袋，那股软绒绒的触感从掌心漫到心口，喜欢得很，索性把它抱上沙发，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它的背，它一下又一下地蹭着我的手心。直至母亲唤它吃饭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分开。

它软乎乎的肉垫上带着泥土的湿润和嫩草的香气，在布料上留下浅浅的印子。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爪印上，绒毛的纹路都清晰可见，那一天的幸福就像浸了蜜的糖，从指尖甜到心底，连空气里都飘着它身上淡淡的青草味。

当枫叶漫山红透，黄花耐着晚风轻轻轻摇曳，空气中飘着成熟的桂香时，我就和它走在铺满落叶的乡道上。一人一犬本该是安静的画面，它偏要凑过来，用湿漉漉的鼻子蹭我的手心，接着猛地扑过来啃我的裤腿，小牙齿轻轻咬着布料，痒得我直笑。

刚扒拉开它，它却又盯上了我松散的鞋带，叼着鞋带往后拽，追着我跑个不停，尾巴摇得像个小扇子。它是多么贪玩，就算天色渐暗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就算夜深了，草从里传来虫鸣，它也不愿停下追赶我的脚步，只顾着围着我蹦跳撒欢。

那天过后，我特意去宠物店精心挑选了个纯黑的狗窝，简直和它毛发的颜色一模一样。可是它没等到这个窝，它死在了冰冷的车胎下，就在我出门的那半天里。离别时，它连一个装着思念的“小盒子”都没留下，只带走了我的半颗心。

我的人生还有那么长，可没有它的日子，每一步都浸着无限的想念……

小村
秋色

蓝永发 摄

林间土堆旁的灰影

云和二中710班 张茗钰

家门口那片树林总牵着我的目光。每当风掠过枝叶间那个小小的土堆，沙沙声仿佛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毛球的故事——那如云朵般飘进我生命的小垂耳兔。

初见那天，笼门刚开，一团绒絮似的灰影便倏地钻进沙发底。我屏息蹲在一旁，将几根青草探进缝隙。它先是怯生生地探出小脑袋，警惕地打量着周遭，确认无虞后，才缓缓伸出粉嫩嫩的小爪子，轻轻拨弄着青草，随后便埋着头，安静地啃了起来。不过月余，当初蜷在掌心的“小灰团”，已出落成蓬松的“大灰耗子”，它的身形愈发圆润，毛发愈发柔软顺滑。

南国的雪，向来像精灵般难得造访。当细雪为阳台铺上绒毯时，我在一旁兴致勃勃地堆着雪

人，一转头，却发现毛球不见了踪影。我急忙低头寻找，只见雪人的身上留下一串小巧的爪印，而不远处，正站着那个“始作俑者”——毛球。它歪着圆乎乎的脑袋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一脸无辜地望着我。那模样，好似调皮地向我炫耀它的“杰作”。我心头一软，索性蹲下身，和毛球玩起了“打雪仗”。我轻轻捏起一个个小小的雪球，朝着毛球砸去。毛球鼓着腮帮子，用力抖落身上积雪，随后迈着慢悠悠的步伐，如一辆憨态可掬的小货车，一颠一颠朝我挪来。那一刻，我满心的幸福与满足。

可这般灵动的小精灵，羽翼终究太过脆弱。某个寻常午后，毛球不再如往常般围着我蹦跳，而是缩在角落，身子轻轻蜷着，耳

朵耷拉下来，没了往日精神。连最爱的胡萝卜也提不起半分兴致，光泽渐失的毛发下，曾经圆润的身躯日渐消瘦。它常凝望窗外枝头跳跃的麻雀，咕噜咕噜的喉音中，藏着我读不懂的告别。终于，在一个静谧的清晨，它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，我和妈妈在林间堆起小小的土堆，为毛球筑起最后的小窝，泥土落下的瞬间，我仿佛听见时光的叹息。

如今，那座小土堆上已悄然长出了细嫩的青草，在春风的轻抚下微微摇曳。时有蝴蝶轻盈停驻于草叶，扇动着斑斓彩翅。我深知，这便是毛球以其独特的方式，依旧默默地守护在我身边，陪伴我一同成长。

猫中雅士

云和二中710班 王喆磊

不同作者笔下的猫形象各异，有的被描绘得可爱至极，有的则成了“恶势力的化身”。而在我心中，我家的这只猫，是无比高雅的存在。

它体型小巧玲珑，宛如一个灵动的毛球。那双可爱的爪子上，仿佛天然印着两颗爱心，俏皮又独特。它一身花白的毛发，柔顺而有光泽。每次开口，叫声从容不迫，一声“喵喵”，尽显优雅。

姐姐的朋友临时将这只猫寄养在我家一天。刚一进家门，它站在杂乱无章的房间中央，眼神中竟透着一丝嫌弃，随后便默默地舔起了爪子。初见它这般模样，我不由得一惊，只觉得它既奇怪又透着几分阴森。

房间里的氛围略显尴尬生硬，我们率先打破沉默，赶忙拿来猫粮。它瞧见猫粮的瞬间，就像老鼠见到了大米，眼中顿时闪烁着光芒。然而，它的身子却依旧

保持着那份雍容华贵，连尾巴都稳稳地晃一下，不动声色。我们见状，又把猫粮往前推了推。这一次，它不再故作矜持，欣然接受了这份美味。不过，它进食时依然不紧不慢，先优雅地喝上一口水，再慢条斯理地吃一口猫粮，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丝毫没有要感谢我们的意思。这般做派，真是“高雅”得紧！

我们又拿来逗猫棒，满心期待它会像其他猫一样兴奋得又蹦又跳。它看到我们手中的逗猫棒，只是从容不迫地伸出爪子，来回扯动，好似那逗猫棒不过是它随意玩弄的玩物，没有丝毫留情。随着它的动作，眼神逐渐变得尖锐起来，接着用力一抓，逗猫棒上立刻现出了清晰的猫爪印。我们个个瞪大双眼，像铜铃一般，纷纷赞叹这只猫力气之大。我不禁暗自思忖：要是让这只猫来抓我们家的老鼠，那肯定是个捕鼠

能手！一时间，我对它的好感与佩服之情愈发强烈。它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惊叹，竟用爪子掩着嘴，一脸骄傲的模样。

和猫又玩了一会儿后，它似乎有些累了。只见它转头看向房檐，突然撒腿跑出去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敏捷地爬上砖瓦，接着纵身一跃，跳到了屋顶上。随后，它来了个华丽的转身，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，尾巴有节奏地一摇一摆，还打起了呼噜。我们仰头望着，惊叹不已。瞧它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，恰似一位管理着自己领土的小国王，让人“见而生畏”。

第二天早上，姐姐的朋友来把猫接走了。我久久地盯着空荡荡的窗台，恍惚间，总觉得那团花白的影子还蜷在屋顶上惬意地晒着太阳。

这只猫，虽不曾与我过分亲近呢、黏人，却凭借那股坦荡的骄傲，轻轻落进了我的心里，成为我记忆中一段独特而美好的存在。

相遇

云和二中710班 汤煜圻

当那熟悉的老家景象再度映入眼帘，一个身影总会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中浮现。它是谁？我又一次陷入了沉思……

每年寒假，爸妈都会带我回老家过春节。去年的大年三十，我吃完年夜饭，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为春节准备的烟花爆竹，拉着外公一起到门前的空地上放鞭炮。春节的夜晚有些寒冷，但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络绎不绝；加上夜空中绽放着点点亮光的烟花，驱散了冬夜的寒意。在一片火树银花的喜庆喧闹中，我耳边突然有个细弱的声音一闪而过，瞬间淹没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中。这声音与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格格不入，似乎有点凄凉的感觉。我侧耳倾听，终于在喧闹声的缝隙中再次捕捉到这个轻柔的声音，我循着声音的方向，看到在门边的角落里，蹲着一只棕褐色的狸花猫。

它发觉我正在靠近它，警惕地起身往后跑去，跑了两步，突然又停下来，回头楚楚可怜地望着我。我怕吓到它，停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我灵机一动，到厨房跟外婆要了一些剩菜和鱼骨头，装在一个盘子里，小心翼翼地放在离小猫一米远的地上。我朝它“喵”了一声，然后站在一边，小猫转过身，朝盘子移动了一步，又停下来看看我，我又朝它“喵”了一声。这次它终于放下戒备，走到盘子前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

这就是我与小猫的第一次相遇。不知它今后还会不会来？我心中不免有些期待。

我从外公那里得知，这只猫是附近一个村子的人饲养的，可是那人搬到城里去了，却把这只猫留了下来。从此它成了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。有一天到了我们村，浪迹于各户人家之间，也有见它可怜的，会时不时喂点食物给它吃。听了外公的话，我想，如果我再遇到这只小猫，一定给它很多好吃的食物。

当我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时，我马上四处寻找它的踪影。这时，那一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它蹦蹦跳跳向我跑来，抬着头向我“喵喵”叫着。它竟还记得我！

它的眼神中，充满了期待与渴望，也闪烁着信任的光芒。我缓缓俯下身子，轻抚着它的头，它再次轻轻闭上了双眼，显现出一种无比享受的样子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我与它之间，仿佛建立起了一种无形的默契。于是，我又回想起了与它第一次相遇的场景，那寒夜中的凄凉声音，那警惕又可怜的眼神，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。

这不正是我所期待的吗？一场跨越寒夜的相遇，在我与流浪猫之间架起了信任的桥梁，化作我童年记忆里最璀璨的亮色。

闯进来的温暖

云和二中710班 叶乙禾

急促的喘息声骤然撕碎了巷弄的宁静，一个“黑白炮弹”已裹挟着风冲下楼梯，直向我“射”来。邻居在一旁略带歉意地讪笑——这便是我与它的初遇，猝不及防，却也注定了往后的牵绊。

待那团“炮弹”走远些，我才敢从墙后探身，看清它的模样：一身不规则的黑斑点肆意铺陈，像被顽童泼了墨的画布；皮肤皱巴巴的，活脱脱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实在算不得好看。

可这“其貌不扬”丝毫不妨碍它把“顽皮捣蛋”刻进骨子里。瞧——那日我回家时，奶奶正和邻居站在门口唠家常，门敞着条缝。它便悄悄夹着尾巴，趁邻居聊得眉飞色舞、手一松绳的刹那，“蹭”地一跃，闯进我家！进了门就像个好奇宝宝，见什么都要“探索”：轻捷地跳上桌，拿鼻尖去碰杯子瓶子，像在跟它们“握手问好”；又“啪”地跃上沙发，一尾巴扫翻我手边的糖罐，跟着就朝我扑来。我惊得尖叫，剥糖的手猛地一抖，跟见了鬼似的蹿开。“回来！”邻居的声音带着些愠怒，它这才犹豫了下，蔫蔫地跟邻居回去。关门前，还恋恋不舍地朝我这儿望了又望，而我早吓得惊魂未定，一屁股坐回椅子上。

它哪会因这一次“失败”就善罢甘休。某天晚上，我透过玻璃门，又瞧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：它从邻居家阳台围栏里一跃而出，警惕地张望片刻，确定没危险后，就偷偷摸摸溜进了我家阳台。见了它，它颠颠地跑过来，蹲在玻璃门前，把尾巴摇成了一朵花，眼巴巴地望着我，那眼神，活像在说：“让我进去玩玩呗。”可惜这“小算盘”很快被邻居识破，它又被抱回了家。可它就像个执着的“闯客”，一次又一次地来，一次又一次地被抱走……

日子久了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我总少不了和它打照面。起初我怕得很，后来慢慢熟络了，也敢伸手摸摸它。它先是一愣，随即就拿湿热的舌头舔我的手心，那模样，像是终于等到了我的“认可”。

如今它被邻居家的姐姐接走好久了，可我总在某个瞬间想起它——蹭我裤腿时那软乎乎的毛，舔我手心时那温温热的触感，还有它像“黑白炮弹”似的闯进门时，给我平淡日子里砸出的那些热闹与暖意，都在记忆里落了地、生了根。

指导老师：雷恬恬